

據几曾看  
葛亮

小說家，學者  
著有《北鸞》《朱雀》《七聲》  
《戲年》《謎鴉》《浣熊》等。

大約打我記事開始，家中有的藏書總會隨着父母的遷徙，出其不意地浮現出來。以一種狹路相逢的方式，出現在你眼前，然後隱遁，待到下次搬家時再出現。我的記憶裏，每每不期而遇的，就是一本小冊子，上面寫着《斜陽》……

# 胸抱彩虹，向光而生



▲太田治子在《向着光明：父親太宰治與母親太田靜子》中以冷靜客觀的角度，追述了父母的交往



▲太宰治著、張嘉林譯《斜陽》繁體中文版



◀太宰治 (1909-1948)



◀太宰治自畫像，作於1947年

或許是因為太薄，或者是因為封面設計的單調引不起我的興趣，屢屢與它錯過。直到高中時搬家，在一個百無聊賴的午後，我再次看見它，於是我坐在紙箱上，在能看見灰塵的飛舞的夕陽光線裏，信手打開。

然而此後就沒有再放下，直到天一點點地黑下來。當我終於闔上書，心中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當然，現在可以用「喪」這個字，精準地一言蔽之。但在當時，這種感覺的微妙，足以對一個高中生產生打擊。儘管在多年後，看到有關此書的詮釋，提到在結尾處「胸抱彩虹，向光而生」，但仍然無法覆蓋那時的感受。這就是《斜陽》在內地的第一個譯本，譯者張嘉林。

不難理解，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太宰治的追逐，不同於對三島、川端與大江，浩浩湯湯，擁躉對太宰的愛永遠似暗湧，隱而不見，平日積聚，適當時便噴薄而出。2009年，其誕辰百年，生田真演繹《人間失格》，集英社藉着這股文學熱潮，邀請漫畫家小畑健重新繪製太宰治的名作，製作了4集同名TVA；2019年，其誕辰110周年，蜷川實花再次執導同名影片，主角則從葉藏轉為太宰本人，演繹其與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子的傳說，此片集結小栗旬、宮澤理惠、澤尻英龍華、二階堂富美，陣容可觀。其英文片名令人玩味：《No Longer Human》。

這是太宰對其一生的自白，也是掛在文藝青年嘴邊的金句。但是，這稍帶無賴感的言詞，何嘗不是他向這個世界的示弱。大約我們看到的，是他一生的喧嘩，以《人間失格》中的夫子自道，「我過的是一種充滿恥辱的生活」：出身豪門，立志文學，師從煊赫；曾積極投身左翼運動，卻中途脫逃；放浪形骸，熱衷閱讀《聖經》；四度殉情未遂，39歲與最後一位情人投水自盡。所以，如果難以理解他對困境的逃避與無助，那麼《斜陽》給出了答案。

## 筆觸間逼人的冷靜

《斜陽》寫的是一個貴族家庭的故事。「貴族」這個詞彙，在當下似乎已被概念化為「Positional Goods」，和某些話題相關。或者是第六季後《唐頓莊園》電影版的上畫，或是中國某地產界大鱷的太太所創辦的速成班，抑或是某個女明星的風光大嫁。總而言之，是個似是而非、又鍍着金屬色澤的詞彙。大約很少人，會將之與消沉相連接。

然而，太宰向我們展示的，是個晦暗的貴族故事。某種意義上說，雖然脫胎於他的情人太田靜子的日記，但可視為他本人的自傳。儘管太宰終其一生的創作，都似乎在寫自傳，但這本的特殊性，卻在於他筆觸間逼人的冷靜。

那就從太宰的貴族出身說起，關於這一點，曾遭受過三島由紀夫的嘲笑，因為其底裏的鄉野與鄙俗。太宰出生於青森縣北津郡金木町的大地主家庭，父親是一個多額納稅的貴族院議員。儘管津島（太宰治本姓）是津輕遠近聞名的豪門望族，但卻是靠投機買賣和高利貸而發跡。這是他心中塊壘，便在《苦惱的年鑒》中自稱「我的老家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家譜」，「實在是一個俗氣的、普通的鄉巴佬大地主」。換言之，原生家庭的「土豪」出身，使得

太宰對所謂「真正的貴族」抱有一種憧憬與執著，成為其念茲在茲的「名門意識」的核心。

小說的首章，藉主人公的弟弟直治直口說出了有關「貴族」的辯證。「有爵位不代表是貴族，有人即使沒有爵位，也是擁有天爵的貴族。」相對於抨擊他的伯爵友人岩井的庸俗，他認為自己的母親才是「真正的貴族」。而主人公的佐證之一，就是母親的用餐方式，一種並不符合「正式禮儀」的飲湯方式。

「就說喝湯的方式，要是我們，總是稍微俯身在盤子上，橫拿着湯匙舀起湯，就那麼橫着送到嘴邊。而母親卻是用左手手指輕輕扶着餐桌的邊緣，不必彎着上身，儼然仰着臉，也不看一下湯盤，橫着撮起湯匙，然後再將湯匙轉過來同嘴唇構成直角，用湯匙的尖端把湯汁從雙唇之間灌進去，簡直就像飛燕展翅，鮮明地輕輕一閃。就這樣，她若無其事地左顧右盼，操縱湯匙，就像小鳥翻動着羽翼，既不會灑下一滴湯水，也聽不到一點兒吮湯和盤子的碰撞聲。這種進食方式也許並不符合正規禮法，但在我眼裏，顯得非常可愛，使人感到這才是真正的貴族做派。」這個段落十分美好，好在太宰向我們展示的對於貴族的理解，其基準恰在於對於規矩與禁忌的廢離，是一種「脫軌的行為」。母親如此自由地破除着貴族的成見，信手抓着食物，毫無愧色。這一段描述深得我心，或許因為自然與自信，才是高貴的源頭。而和子認為，如果模仿，則是東施效顰。事實上，在這部小說中，你可以不斷看到和子對母親的欽羨，那種對美的、無條件

的仰望。

而此時這個家庭，乃至其所依存的基礎，已是日薄西山。不得已變賣家產，搬去鄉郊，母女相依為命。這裏有頗具象徵意味的一筆，「從那時候開始，媽媽已顯著有了病態，而我卻反而漸漸出現粗魯、下流的味道，好像不斷從母親身上吸收着元氣，而變得越來越胖。」二戰後的日本，滿目瘡痍，舊式的制度與社會結構，分崩離析。工業化的道路，且進且行，步履蹣跚，帶來是階層的重新洗牌。「道德過渡期」必然帶來一系列難以定義的禮崩樂壞，而和子的弟弟無疑是其中最為典型的「多餘人」。與姐姐顧念母親，將精神寄託於往日、並對未來有所憧憬相較，弟弟直治顯然是更為無望的。在篇末那份綿長的遺書中，我們看到的是對一個時代的悼詞。他對家庭，有天然的離棄與抗拒，渴望自己變得「強悍粗暴」，變得像自己那些「平民百姓」朋友——所謂一般人一樣，並視為自己的出路。但是他又是如此的無能，連喝酒都「頭暈眼花」，「除了毒品之外的一切，都不行」。他抗拒優雅，模擬粗鄙，但是依然無法擺脫貴族可憐的自尊心，在與精神導師上原的交往中，忍耐着被施捨的痛苦與絕望。

## 作家的自憐與自悼

他寫道：「我還是死了好。我沒有所謂的生活能力。沒有因為錢的事與人爭執的氣力。」我們會很自然地直治身上看到太宰自己的影子。換言之，這對姐弟是太宰身上名門意識的一體兩面：對舊日的欽羨與抗拒的交纏。姐弟之間的相愛相殺，他們甚至為同一個男子所吸引。而作家上原的存在，無疑又是以作者自身作為原型。這就使得小說的人物之間形成一種多棱鏡式的譜系。姐姐和子，最終與上原肌膚之親，只是因為對這個男人的「可憐」。這種交合，又何嘗不是太宰的自憐與自悼。他在自己的另一篇小說《維榮之妻》中塑造了一個潦倒而清高的作家形象。弗朗索瓦·維榮，是法國中世紀末期詩壇先驅，才華橫溢，一生不羈，歷經逃亡、入獄、流浪，而成為了放浪無賴者的代表。這其中無疑是太宰的自行標榜，投射出類似納西索斯式的自我垂憐。換句話說，也是為其與生活博弈方式的自辯。

直治遺書的結尾是：「姐姐，再見了，我是貴族。」以一種隱約間的宿命，與早前離世的母親殊途同歸。而留在世間的姐姐，懷着不知父名的私生子，卻聲言要和古老的道德觀作戰，「準備像太陽一樣活下去」。這個家庭，隨着它的離析，完成了在歷史中的使命。而太宰曾錄下魏爾倫的詩句：「上帝選民的恍惚與不安俱存於吾身。」其在1948年，即是這部小說完成後的一年，收束了與時代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在數次生死實踐後，終於到達了彼岸，而留下了與世人之間迷霧一般的結界。十分弔詭的是，太宰治誕辰百年，《斜陽》中私生女的原型、太田治子完成了她長期無法直面的傳記，《向着光明：父親太宰治與母親太田靜子》。（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由台灣「大牌出版」推出的「太宰治必讀經典套書」，包括《人間失格》《維榮之妻》及《斜陽》

## 《埃及、希臘與羅馬》

新書  
推介

本書是一部講述古代地中海諸文明興衰、探討西方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地中海古代通史。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以埃及、希臘與羅馬這三個最具代表性的地中海古代文明作為切入點，帶領讀者全面回顧了自公元前5000年古代近東文明勃興，至公元600年古典時代結束為止，整個地中海世界跌宕起伏的歷史。《埃及、希臘與羅馬》超越了

傳統的政治史框架，力圖通過文學、藝術、哲學、建築以及社會經濟等多種維度，全方位地介紹與解釋歷史。作者還用大量篇幅回顧了近代以來歐洲人重新發現與接受希臘—羅馬文明的歷程。書中另附有多幅插圖與地圖。雖然是一部古代歷史的入門級讀物，但書中不乏嚴謹的學術討論和嚴肅的思考，並用淺顯的文字為讀者呈現了西方學術界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與重大考古發現。



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  
更多讀書資訊